

# 忆父亲

■ 飞鸟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。过完父亲的3周年祭后，我对父亲离开的具体年份就开始模糊了。这应该是我性格中的软弱在作怪，也与我怕疼的体质有关。每当身体某处有了伤口，我总会刻意地去保护它，避免被碰触到。父亲的离去，是我心里永远的伤痛。

我年幼时，父亲在平顶山煤矿工作，每到过年才能回来。在我最早的记忆里，父亲穿着灰色的中山装，背着土黄色的挎包，平头，个子不高，眼睛眯着，嘴里叼

着香烟，微笑着。那时，我和母亲住在园艺场卫生室的大院里，母亲是卫生室的护士。卫生室的大院里住着姓赵的医生全家、母亲和我，还有其他几户人家。父亲过年回来时，很多人都会来家里找父亲喝酒。父亲喜欢喝酒，划拳时左手搂着我，右手不停地变换着手指，嘴里喊着：“五！五！五！”赢了就哈哈大笑，拿筷子夹了菜，送到我嘴里。输了，二话不说，端起面前的酒杯一口喝完，然后拿起筷子夹菜，又送到我嘴里。他酒量很大，很少喝醉，醉了就会抱着我唱歌。父亲性格豪爽，大家都喜欢与他交朋友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时，父亲从平顶山煤矿回来了。父亲会吹响器，搭着姑父家的响器班子开始了起早贪黑、走村串巷的日子。母亲每每问起父亲吹响器的事情，父亲总是说：“天天吹吹打打的，还能挣不少钱，快乐着呢。”

冬天，父亲总是很晚才回来。有时我没睡着，父亲就跑到我床前，摸摸我的头，从怀里掏出个夹着肉的馍。母亲说：“大冬天的，不能让孩子吃凉东西。”父亲嘿嘿笑了，说：“热乎着呢。”母亲说：“骗谁呢？”我香香地吃着，说：“妈，真不凉。”父亲指指自己的胸口，说：

“放在这里暖了一路，怎么会凉。”父亲说着，变戏法般地又从怀里掏出个夹着肉的馍，递给母亲。母亲笑着接过去，咬了两口说：“太腻了，不好吃。”第二天早上，这个夹着肉的馍还是被我吃了。

现在想起被父亲胸口暖热的馍，当是世间最美味的食物了。

我的孩子不满一岁时，父亲得了重病。仅仅半年后，52岁的父亲就离开了我们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从此，我在生活中、工作上遇到什么困惑时，再也不能向父亲倾诉了，再也不能听父亲的教诲了。

我站在位于北京房山区窦店镇的公司宿舍楼上，望着夕阳的余晖缓缓洒落，几点金黄闪闪发光，恍惚间，父亲的面容渐渐清晰起来。我的心一阵阵地疼痛，眼泪不知不觉又落了下来……

# 老唐

■ 刘长征

老唐是去年国庆节后租住在我家东隔壁院子的。

院子很小，刚好能放下老唐的一辆机动三轮车和一辆折叠自行车。

那天，家里的电线出了毛病，我到老唐的院里查看，才知道他是刚搬过来的邻居。

有时候在路上和老唐相遇，也只是点头而过，并无其他交往。

和老唐成为朋友，还得从妻子住院说起。妻子得了病需住院治疗，我在陪护期间见到了老唐，通过交谈才知道老唐在此上班，负责整个三楼的卫生。闲暇无事时，我会和老唐站在楼梯口聊上几句，也知道了关于老唐的一些事。

老唐今年七十有五，老伴走得早，两个儿子各自成家，大孙子去年结婚后，小两口都去北京工作了，所以老唐是无事一身轻。老唐的性格比较倔强，不去儿子家，就喜欢一个人住。去年春节期间，老唐央求在医院工作的亲戚，

给他找了个保洁的活儿，工资不高，一个月也就八九百块钱，除去日常开支，基本不剩钱。我问他：“又不挣啥钱，何苦呢？”他说：“我这样就可以不动‘老本’了。有个病有个灾的，不花儿子们的钱，他们还乐意伺候我。”

老唐说起话来头头是道，对自己的自食其力很是骄傲：“我是一人吃饱、全家不饿；大钱没有、小钱不断，比我们同村的老头、老太太们过得舒服。”

转眼到了麦收时节。一个周日的下午，我正在家中洗衣服，忽然听见有人敲门，开门一看，是老唐。我忙把他让进院里，问他有啥事？他犹豫了片刻，对我说，他明天要走了。我当时没明白老唐的意思，问他准备去哪里？他说要回老家了。我非常疑惑地问：“在这住得好好的，为啥要走？”老唐说：“我的两个膝盖疼，不能再干活了，所以就辞职了。”“你在医院打工，近水楼台，没让医生给你查查是啥病？”“查了，老毛病，总之还是年龄大了。”是啊，岁月不饶人。听老唐讲，他年轻时支援东北，在-39℃的冬天

去伐树，大雪比膝盖还深，他的膝盖疼也许与此有关吧。

老唐回老家了，可是每当我路过老唐曾经住过的小院时，总会无意识地朝大门处望几眼，回想着以前老唐站在门口和我打招呼的情景。

重阳节前夕，老唐原来所在的医院举行“关爱老年人座谈会暨免费体检”活动，邀我去采写新闻。令我意外的是，座谈会上的席位签竟有“唐有生”（老唐）的名字。我忙问医院办公室的张主任，张主任给我说了一件事：“老唐年龄大，睡眠少，有一天凌晨3点多，老唐去医院打扫卫生，恰巧发现一个小偷在偷东西。老唐边喊边追，小偷在老唐的腿上猛踹了几脚，老唐依然穷追不舍，最后抓住了小偷，帮患者保住了救命钱。

医院想对老唐的见义勇为进行表彰，给他2000块钱现金以示奖励，没曾想老唐无论如何都不接受，还辞了职。这不，医院开展活动，特邀老唐参加，是想借此机会再次表达对老唐的谢意。”“以我对老唐的了解，他是不会来的。”我说。张主任疑惑地说：“是吗？我们已经派车去接了。”

等了很久，老唐也没来。

# 好人

■ 于存礼

我家是扶沟的，记得我第一次去郑州的时候，同事给我打电话，说车站附近的出租车千万不能坐。到这个城市的那天，偏偏下起了大雨。我一个人躲在出站口，满眼都是陌生的人，我有些惊惧。

就在这时，一辆出租车出现在我面前。想起同事的嘱咐，当司机询问我是否坐车时，我摆摆手说：“不坐。”

司机是个40多岁的男人，他对我讲：“天这么晚了，又下着雨，你说不到哪里，咱们打表，我不坑人。”

或许是那朴实的语言让我对他有了几分好感，我坐上了出租车，给他说了女儿家的地址。他微微一笑，打开了

计价器，边开车边与我闲聊起来。

走了有三五里路的时候，他忽然一个急刹车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转过头去，看到路边有一位中年妇女，拉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在那里等车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伞都没打，真可怜。”他停下车，问那位妇女：“坐车吗？”

女人大概是从乡下来的，没坐过出租车，不敢说话。看她在寒风中微微发抖的身体，我对司机说：“让他们坐上来吧，车钱我来付。”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。

女人上了车，报了一个地址，离这儿不远，但并不顺路，要绕一段路。那个小男孩的身上被雨淋湿了，后座上湿了一小片。

原来她是来郑州找亲戚的，没有说

办什么事情，但是看她脸上焦虑的神情，想必是急事。我不方便问什么，索性不再问。

很快到了地方，女人难为情地掏出一把零钱，问司机：“同志，多少钱？”我慌忙拦住她说：“这钱我付吧。”女人下了车，对我说：“谢谢，再见。”看她拉着孩子消失在一个家属院里，司机才调头往回走。赶到女儿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我掏出钱来付账，忽然看见司机将计价器掀了起来。

起初我还怀疑他会“宰”我，因为我根本没看清计价器上的数字。结果，他接着我递过去的50元钱，找了我40元，只收了一个起步费。我很疑惑，问他：“师傅，你是不是找错钱了？”

他对我笑笑说：“你能做到的，我也能做到呀，咱们都当一次好人。”能看出，他很真诚。看他开着车消失在雨里，我的内心忽然涌起一股暖流，这是我到郑州后第一次看到那么真诚的面孔。